

定選部育教

兒童活葉文選



第八輯目錄

上海兒童書局印行



我的文章（議論文）

劉半農

——節選半農雜文自序——

我以為文章是代表語言的；語言是代表個人的思想情感的。所以要做文章，就該赤裸裸的把個人的思想情感傳達出來：我是怎樣一個人，在文章裏我就還他是怎樣一個人，所謂「以手寫口」，所謂「心手相應」，實在是做文

章的第一個條件。

因此，我做文章，只是努力把口裏所要說的話譯成了文字：什麼「結構」「章法」「抑，揚，頓，挫」「起，承，轉，合」等話頭，我都置之不問，然而亦許反能得其自然。

所以，看我的文章，也就同我對面談天一樣。我談天時喜歡信口直說，全無隱飾，我文章中也是如此；我談天時喜歡開頑笑，我文章中也是如此；我談天時往往要動感情，甚至至於動過度的感情，我文章中也是如此。

你說這些都是我的好處罷，那就是好處；
你說是壞處罷，那就是壞處；反正我只是這樣
的一個我。我從來不會說叫人不懂的話，所以
我的文章也沒有一句不可懂。

補白

坐在船裏望去，前面是青青的草原，重重疊疊的樹木。草原下襯着水波，樹木上覆着青天，天空中疎疎地點綴着幾朵白雲，這般美景好像一副天真爛漫的笑顏，歡迎着我的船。

——豐子愷



不辱命的代表（故事）

莊澤宣

——選人人讀略有改易——

有一年，天氣很早，田裏的收成，只有二分，農民已經不夠自給，可是縣官仍舊派了許多差人到鄉下去催糧。農民們沒有法子可想，便公舉了一個年青能幹的人，叫他做大家的代表，去見縣官，請豁免本年的錢糧。

這位農民代表，到了縣官那裏，縣官問他道：「今年有多少收成？」他答道：「春天有八分收成，秋天天旱，只有二分收成。」

縣官道：「春天既有八分收成，加上秋天的二分，不就是十足的收成嗎？——你的年紀很輕，不懂事，不會說話，快去叫老年的人來見我！」

代表道：「我就是本村裏最老的人，今年已經有八十五歲了。」

縣官怒道：「你明明像只有二十歲的人，

怎敢欺騙我！」

代表道：「我的父親，今年六十六歲，我今年十九歲，兩下合併，不是八十五歲嗎？」

縣官大怒的說道：「那個說父子的年紀可以併在一起算的？」

代表道：「那麼，春天和秋天的收成，怎可併在一起算呢？」

縣官說不過他，只好答應免糧。

補白

宋楊萬里有題水月寺寒秀軒七律一首，中有二句云：「低低簷入低低樹，小小盆盛小小花。」四個相同的形容字用於一句詩中，頗罕見，且用的非常活潑，讀時令人欲笑。

——江寄萍



看日蝕（故事）

俞子夷

——節選園丁野話——

二十二年的八月二十一日的正午是日蝕，
恰巧來了幾個朋友。

朋友也帶了孩子來，大大小小的約計七八人，有初小程度的，有高小程度的，有高中程度的，有小學教師，有中學教師，各人想方法

看日蝕。

有的，照了報紙上說的方法，在眼鏡上塗墨。

有的，照民間流傳的方法，在地上放一個水盆，從水盆裏看日影。

天井裏有涼棚，所以，有的想從涼棚的小孔中去看。忽然有一個叫起來，說，地上涼棚孔的放大圓影，個個缺了一角。這是新發現。於是有的人拿了厚紙，穿一小孔，太陽光的小圓形，也同樣的缺了一角。有的拿筆管來試，

有的拿手握拳，中間作一小圓孔來試。各人想各人的方法；這個方法和別個方法比較。拿白紙放在下面，把小孔裏射來的日蝕影子，用鉛筆畫出來。

說的說，做的做，同時個個人在看，在想，足足有一時半多，……各人覺得很快活，很滿足，各人都覺得有新的獲得。

補白

宋朝有一個大盜，叫做方臘，他崇奉日月，不茹葷酒，但殺起人來卻是個好手。他以爲人生是苦的，殺了就等於救度他們的苦處，殺人愈多，救人也愈多，自己的功德一大，便可以成佛，而他的所謂佛，其實就是日月。

殺人和救人，原是很相悖的，然而卻也還能夠「並行」，硬心眼人喜歡他的「殺」，軟心眼人歡喜他的「修」，於是乎，就一舉兩得。

方臘的信徒大抵都是窮人，因爲他提倡裸葬，勸人節殮聚財。但官家是他認做壞坯的，爲的是他「擾亂治安」。

——風子



謎樣的中國（議論文）

李朴園

——節選談談藝術運動——

中國，謎樣的中國，在政治爲然，在文化爲然，在藝術當也莫不然！

中國的政治，已經有五六千年的歷史，積下來，倒比新興不多年的日本爲落後了！

中國的文化，同樣有數千年的歷史積下

來，倒不如纔立國的新大陸了！

中國的藝術，據說遠在倉頡造字之始，唐
宋元明，歷代都有相當的進步，積到現在，藝術是怎麼回事，倒要請教舶來的解釋了！

夢昧的中國人，善忘的中國人，你有什麼辦法？



傍晚的旅途（遊記）

李輝英

——節選旅途——

西天的最後一綫陽光，在人們不留意中，鑽進山坳中去了，地面上緊跟着刮起傍晚的涼風，緊跟着揭出傍晚模糊的薄幕。

雀鳥們，爭先恐後飛回窠巢，好像再遲一步，牠們就會把生命埋葬在眼前黑暗的深淵裏

似的。牠們吱吱家家的叫着，我猜到是在互道着
晚安，在互相談論白天裏所遭遇着的事情。對
於我這歸不得家的路人說，是在給我示威呢。

蚊蟲，也許還有別樣說不出名的小蟲，牠
們雖然說不到是喜歡黑暗的，至少牠們是倚仗
在黑暗中活動着的，這時在向我的面上猛撲，
猛啃，好像我是一個富翁，牠們是一羣胡子，
看中我是一塊肥肉。不，我這種假想，隨即證
明出是錯誤的：不只是我一個人，車夫，還有
和我同坐一車的人，都在遭受同樣的包圍。